

宋四語
壹

14
1475
58



門 1 4
號 1475
卷 58

道充百千鑄

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

宋
卯
六
話

海山仙館叢書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1475
38

海山仙館叢書

宋 元 六 言

蘇 氏 四 十 集

予撰宋四六選汎觀宋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
制議論流利屬對精切愛不能割輒鈔付篋積成巨帙
畧以文體詮次凡十二卷意在集狐匪供祭獺還與儷
笙共讀之芸楣彭元瑞

宋四六話總目

卷一
六十六則

制詔七十七則

卷二
二十四則

制詔九十三則

卷三
六十二則

制詔三十七則

卷四

七十二則

卷五

表九十二則

卷六

表六十二則

卷七

啟七十則

卷八

啟六十六則

卷九

卷十

啟三十二則

賦檄露布判設論六十九則

卷十一

祝文青詞道場疏開堂疏樂語上梁文七十四則

卷十二

雜文散語摘句諧談八十五則

宋四六選一書海內奉為圭臬者廿有餘年

芸楣先生博覽羣籍凡有關於宋人駢體者徧

加摭採所引書百六十九種彙爲十二卷曰宋
四六話片辭隻句蒐括無遺真可謂抗心希古
者矣制詔表啟樂語上梁文六體編次畧依前
選餘皆補前所無分類輯錄以見古人巧思濬
發妙義環生攬各體之菁華存一朝之典故豈
獨殘膏剩馥沾丐後人云爾乎嘉慶癸亥六月
旣望歙人曹振鏞儷筆識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一 制詔

太祖實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曰朕受天景
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讀時
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
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於清廟咨爾
琅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奇表
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舊藩常觀內助奉晨昏而罔倦

服浣濯而無辭贊予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翬衣未
舉椒掖難虛既侔大妣之賢宜易小君之號貽謀百世
正位六宮可立爲皇后爾其佐佑興運恢張內朝樛木
垂陰期於逮下桂華委照法彼無私顧彤管之在旁思
大練之爲美若此則緱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
源接銀潢之濬浪后妃之德史冊有光勉修令名往踐
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珂按制詞中首稱咨爾
實與冊文無異至入風詞先書可立爲皇后復申命戒
始用廷告體令所司備冊與今制殊不同此蓋國朝立

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

岳珂愧鄉錄

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
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
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
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卽下詔曰易姓受命王
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
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
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
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

宋四六詩卷一
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
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
事 宋史周三臣傳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安帖太
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
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
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
人許其裁剪 謝後四六談塵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爲一制其辭曰或病

告未寧或勤勞可睠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
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葉夢得石林燕語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
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誥詞畧曰多直道以事君每
援經而奏事 丁謂談錄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
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
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
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 石林燕語

熙陵卽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
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
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
也珂案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
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旣膺大統魏悼王
改從延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詔改焉雖
更定之意具如詔者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
示等威也

愧鄉錄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

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
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
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
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靈懼罹於大譴太
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

無名氏江南餘載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
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尙書爲集賢史館相端
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
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

工書拜乃為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其辭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受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

啟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

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

一作議

擁一作憐

化源而滋

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尙為優渥可依前尙書右僕射罷知政事厯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

洪邁容齋四筆

太平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於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

以凡人論

袁聚楓窗小牘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

錢惟演金坡遺事

真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琪一作湜深蹟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

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僧文瑩湘山野錄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圖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繼嗣丕基眷命歷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遙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寶真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旣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陸游老學庵筆記

真宗景德中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
上一時以爲殊寵三十年間除三人皆前宰相也宋宣
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
宰相而除者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
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
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
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
也

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明卽光

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翌日山坳泉湧急流中得
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
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旣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
來省閱之餘嘉尙良切保衡繪形刊石尙在今觀石刻
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
但言古器云

吳曾能改齋漫錄

天聖二年七月宰臣王欽若等拜表請上皇太后尊號
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命宰臣王曾撰冊文曰
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恭以爲天下之母者愛育

之功博居域中之大者覆載之道均乃有飾盛禮以推
崇因強名而不顯以恩則尊親偕極以義則中外一辭
表德垂鴻非可以缺况乎寧保基緒撫覽權綱格萬宇
之治平副輿情之輸戴式隆稱號以播休爍伏惟皇太
后陛下聰明淑哲淵穆懿恭襲御龍之遐源啟曾沙之
瑞命輔佐先聖輯睦藩房申翊宮朝協敷闡教服圖史
之至戒慕黃老之微言及正位承天居尊治內勤儉之
化式於中闡和平之風被於四表王基允固睿問載融
曩者號弓在辰仍几有命粵以大寶付于菲躬熒熒哀

荒懼罔攸濟實賴慈蔭以授洪圖上奉顧托之明俯慰
遐邇之望詳錄機務咨謀正經憲祖宗之舊章厲官師
之凝績本乎子物之衷濟乃守成之業方今蠻夷款服
封宇靖安百度聿修六氣時若肇禋肆類克展上儀享
是休嘉率由保翼故得公卿庶尹藩嶽守臣武旅戎酋
緇黃耄艾咸謂周有思齊之什播於聲歌漢有長樂之
謠垂於竹帛斟酌前訓擬議盛猷允非鴻名莫揚茂烈
綿代曠典自我而著且推美而弗有約已以至謙連袂
叩閭露章五請臣等以因人之欲拜跪於內甫迴冲慮

乃徇公言夫含章履順之謂應元詔訓逮下之謂崇德
體仁所以膺壽臧之福宣慈所以隆聖善之懿不勝大
願謹與百寮士庶奉玉冊琮寶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
壽慈聖皇太后伏惟懋協歡心誕膺洪冊承七廟之流
祥受九旻之敷錫擁佑家邦祉祚無極臣某誠懼誠忭
稽首頓首謹言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天聖中毛應佺守賓州賜衣勅書云汝外分憂寄善布
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
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襪衫一領至可領也

會敏行獨

醒雜志

真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
探此意遂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李迪楊億
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詔命使楊億爲之會萊公因
醉漏言晉公利用謀白太后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天
下寃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
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
敘本末仁宗感歎再三贈億禮部尚書制曰天禧之末
政漸中闡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

魏泰東軒筆錄

海山仙館叢書

寇準再入相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敘九功用熙
百度將協羣倫之望允求經濟之才簡自子衷乃攷綸
命具官某清識淵深懿文雅正自顯躋於廊廟久冠映
於簪紳中外亟更謀謨曰廣介圭入覲鳴玉在朝朕方
圖任舊人以凝庶績荐升台席仍進冢卿置於股肱繫
乃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接道以言
爲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勗哉以
弼台德

徐自明宰輔編年錄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

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旣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
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
叔草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
詔曰迺規層宇邃在西清恍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
合其名若符契焉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四六
談塵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
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

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

東坡志林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出丁謂傳按實錄載謫詞首云無將

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談而不之考

李心傳舊聞證誤

王曾罷相制曰朕紹膺丕緒臨撫羣元內咨輔弼之良外倚蕃宣之重君臣之遇出處攸同具官某學洞聖機

識窮物表早冠倫於多士游宣力於先朝逮予繼承尤所倚屬爰定謀於枚卜遂擢寘於冢司眷言靈宮總在宰職追惟文考之奉具有列聖之祠妖炤挺災一夕而旣俾紆勞於鼎路且賦政於師垣矧惟累牘之陳時乃素懷之遂於戲事君盡禮維舊德之靡違觀過知仁亦至公之難廢勉膺明命往惟欽哉

宰輔編年錄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案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

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
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褒詔也 周必大益公題跋

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開寶二
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
朱夏旣臨溽暑方甚睠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
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
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
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
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

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
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羸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
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
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
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
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
朕意蓋又加詳矣 樓鑰攻媿集

王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宮前箸之籌
參寄於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

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
還舊物具官某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奇正之謀居
然間傑之氣春秋說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書忠載世
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薦歷于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
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遠方沉機隱於
敵國咨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忠力孚乃誠
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宣之治
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論是
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邑

屬右樞之闕職咨羣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
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寰內諸侯入則處公卿之
任抑惟曩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峻雲臺
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密發
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謹乃位
益思其忠

幸輔編年錄

歐陽文忠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
爲河北都運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奉官王
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臣實

宋四六言卷一
三
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
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育於家
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
事發鞫於開封巡院張懼罪且圖自免其語皆引公未
嫁時事詞多醜判官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
宰相聞之怒再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用張
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
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
右無三日不說歐陽脩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

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大懼竟不易揆所勘
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卽
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
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
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
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旣不明辨無取驗以其久參
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
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安世責詞云汝受制
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爲朋比願弭事端潛落偏說陰

合傳會知朕慎重獄事不聞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
役一作私密省跡其阿比之意尙與朋黨之風云云其
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墓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
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
合也王銍默記

歐陽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卽告老天下高
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
六十三呂誨年五十八歐陽修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
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

可不思其故耶修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
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修
自以爲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爲得也由是益辭宣徽之
命語頗侵安石其畧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
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
其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修表中戒小人之
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有在矣李丙
丁未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爲昭文館大學

宋四六詩卷一
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
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
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海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
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
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
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
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
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
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王銍四六話

鄧左轄溫伯三八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
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
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系四海之
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
萬宇天下誦之 四六話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
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
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王應麟困學紀聞

熙寧間鄧潤甫

一作孫洙

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

宋四六詩卷一
三
誠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
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四六談塵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
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
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尙有避於當途况朕方以至公待
人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
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
也晦叔旣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
石林燕語

朱文公曰范淳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且地居四輔之
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
冲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
及 王應麟辭學指南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
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
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旣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做其
意 困學紀聞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鬻之譁自得剛牙之重

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鼙千厯切注云戒守鼓也周密浩然

齋雅談

王荆公草制極醜詆范蜀公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程正敏刻

溪新語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為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鼎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勅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為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

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為新語也四六話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為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府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并州東軒筆錄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詞中道殺勿令

更辭也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
長樂之顏 四六話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
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
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
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
粉爹益可怪 浩然齋雅談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
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闕上

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金石而爲開下句讒波稽天則
於斧斨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
佳話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金語
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功耳 四六話

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
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
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
容羣枉覩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
相例遭斥逐 王明清揮麈餘話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王楙野客叢書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曰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 揮塵餘話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晁迥晁氏客話

元祐間獲鬼章作告永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平寧有是哉 許顥彥周詩話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孫宗鑑東臯雜錄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

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耳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

葉夢得避暑錄話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

蓋自國初至元祐為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獨醒雜志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為翰林學士其制畧曰太母以萬世為心命虔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

緩未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話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

石林燕語

先公在元祐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為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為內

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
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
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
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
非希旨下石者

朱或萍洲可談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嘗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
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嘗王
山爲鳳臺山蘇子瞻山陵曲赦云做鳳臺之仙宇粲龜
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

石林燕語

外祖曾空青知信州曰曾辨宣仁聖烈誣謗首尾甚詳
言先臣極論哲宗洞照謬妄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
於珪責詞猶用先臣之言內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
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宗再三稱善

王明清揮

塵三錄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
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藁
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以爲得實

能改齋漫錄

宋四六言卷一
三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勅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復齋漫錄

林文節作啟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

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所卓卓蘇見之曰林大亦能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野客叢書

錢適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會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卽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

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官祠而終

萍洲可談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拳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闕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四六談塵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箴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算于萬年八索用九

可謂切事繳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楓窗小牘

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制誥詔書依例宰執進呈周益公所謂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

凡命宰相三公三少

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后妃東宮親王公主辭學指南不以命題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泰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四六談塵

童貫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安疆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
之寄經綸者文武之用式隆馭遠之圖乃眷勲臣久宣
廟畧爰正機樞之任仍蕃命數之加肆緝朝紳亶孚詔
綽具官某端莊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鍾海嶽之英材
擅邦家之傑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洞豪
釐於千里匪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
功首崇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
弗迂克奔坐襲氏羌之域殊俗聞風而面內強鄰慕義
而納交比參穆於台躔兼奮庸於籌幄增峻撫邊之舊

載遄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號令嘽嘽王旅惟所馳
驅摧堅城于障塞之衝俘醜類于軒墀之下實庸實壑
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攸司之軍
務嘉底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旌極三公之位敘進專
密席併衍真租子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之勸於戲申
伯言邁旣四國之于蕃吉甫來歸宜萬邦之爲憲其益
資于協濟庶克迪於丕平諒肩乃心奚俟多訓宰輔編年錄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
與而莫敢櫻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

蘇在四六言卷一
蘇在
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
沮之蔡元長頗媿於衆論丁酉鎖院乃自檢校司空奉
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
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托王
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
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
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
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詞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
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於以立萬民

之極賞眠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尙書周官分明
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
眠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
貫初垂誕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
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於祐
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
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
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闔宦之威也少
蘊自志其事

岳珂程史

宋四六話卷一
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曰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
臣王黼自以為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
師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
都望雲霓之蘇克奔而弗迓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貌
貅百萬之威勢如破竹收山河九郡之險易若振枯悉
來塗炭之場咸襲衣冠之盛氣振雁門之北令行沙漠
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圖快祖宗未宣之憤實資妙策迄
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上令薦自代者乃舉王
安中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王安中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
有曰高文大冊亶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
為劇繁允濟之任
幼老春秋

余深拜太宰制曰太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
北斗者人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俯
眷經邦之重敘登元宰亮翼眾功誕揚綸綽之言孚告
紳紱之聽具官某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清通孝足以探
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經世之
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偏儀三省殆閱十年頃進

秉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丕應後志御事厥業有
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務協太平守成
之規暮年于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陽寒暑得其序下
之則紀綱法度適乎中德音不瑕已驗周公之美衮職
有關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巖瞻授以魁柄兼峻東
臺之秩仍陪多戶之封受任既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
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盍自擬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
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曹爲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
之房杜居前姚宋亦竝稱於後顧曾何比予於是矧時

則勿有間之勉恢大猷追紹隆古

宰輔編年錄

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于
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
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
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又作种師道制云
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飛子飛早
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云洵鯨波之再
涉偶遂生還悅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
麗作書狀官也

四六談塵

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四六談塵

張閣行蔡京責官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庭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四百戶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衆務出入八年事窺紊於後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

凶邪合成死黨以致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托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待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峻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匪容顧欲用恩難以屈法其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姑慰羣情尙爲寬典於戲上天垂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勲封食邑實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朱勝非秀水間居錄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祚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承念續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四六談塵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一作鋤畧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陸游老學庵筆記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蚤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四六談塵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考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能改齋漫錄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疊疊萬幾難以

宋四六話卷一
三
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羅大經鶴林玉露

宋四六話卷一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二

制詔

高宗卽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遐邇聞風要質賢王旣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蜂蠆之有毒廷臣乏策鄰使詭和款貔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

等語與今所傳本異 周輝清波雜志

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
駐蹕臨安加封真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
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
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為磁州民為立祠歿因葬其地本
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
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歿歿司幽府案求世系雖史逸
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
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費衮梁溪漫志

宗澤奏請鑾輿復還京師前後數十章嘗褒諭曰舜巡
四岳有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
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為本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
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懼省方之勞俟敕寧之有期即旋
復以何晚夙宵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為家曾
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人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等
留居千里之畿拱扈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
千萬乘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觀忠款
深可歎嘉 趙牲之中興遺史

宋四六言卷二
二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彼云想望
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四六
談塵

信王遣馬擴赴行在乞兵制除信王河外兵馬副元帥
制曰頃敵國之內侵屬都城之失守逼宮闈而遠適歷
險阻以備嘗肆眇躬之纘承濟多難而恢復追襲之兵
繼遣勤請之使屢馳撫時序以旣周悵初心之未遂忽
覽章疏之近奏始聞行役之獨留盍旣言歸竚寬遐念
乃陳手足之助願効忠孝之誠慨然壯圖副朕本旨宜

就顯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六宮之還以慰

兩河諸鎮之望

馬擴茹齋續自敘

建炎初聶昌奉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衆往以
誰還日遠長安望人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覲詞也能改

齊漫錄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
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于謗
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消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四六
劉廷開封人思陵中興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北

庭召對稱旨自韋布授京秩供侍從以行復命有旨擢
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
之險阻命分憂於涇郡併進直於清班
揮塵三錄
朱勝非右僕射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
繫吾二相之協心推挽後先豈予一人之獨濟雖得賢
者國之福然知人者帝所難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
於新進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卽治朝誕
揚明命具官某閎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智有
餘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蚤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

遂奮庸於揆路駭巨姦之竊發睨神器而敢搖獨倚精
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克謀
翊簾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不處巧
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原曩昔杲
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賜環而屢命
趣舊德以來歸再覩儀刑益新啟沃從容經幄期入奉
於燕間密勿巖廊蓋同寅於康濟乃還升於右揆仍兼
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併隆寵渥以慰具瞻之素以章注
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繫於蒼生蓋大臣之重

輕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子共政之賢時乃同功之舊庶幾茲舉無媿前聞其戮力於我家俾有辭於永世

宰輔編年錄

朱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強起之三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闕一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敘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曰匪卿疇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罹私艱

已踰卒哭之制且朕待卿為政奚翅三秋耶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况成命已攸人情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面陳皆不許即乞歸第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皂鞋帶從之雖居外治事而還家哀毀盡執喪之禮

中興遺史

朱勝非復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効曷若登庸於舊勞又曰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宛謀翊簾幃之政而人靡

間言旋復還於明辟復比之謝安心繫於蒼生裴度威
行於河朔皆上授旨也

三朝北盟會編

呂頤浩左僕射制曰朕中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
所難論相以恢遠圖攬善謀能斷而並用載念舊人之
共政無踰著節之老臣揚於王庭授以魁柄具官某挺
剛明之度函英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
申伯作翰實維崧嶽之神太公秉旄遂應渭濱之兆向
輯勤王之畧最先戡難之勲妖氛盡掃於紫微義馭復
行於黃道神器既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

注意外綏戎律文武兼備於憲邦比勤宣室之思邁趣
介圭之覲論帝王之秘策既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
功當聿求於元宰竊歎省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
愈艱籌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審固以定
謀乃終有慶粵茲壽俊實易多盤還正位於東臺仍晉
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舊釐冢宰之成亮天地以
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井賦用峻巖瞻於戲陳平
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善持正而應變專於姚
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益成大烈罔愧

前猷 宰輔編年錄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
爲柔福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畧
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
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
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
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鬱
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
死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 鶴林玉露

建炎旌褒死事之臣贈李遵節度使制曰朕思復艱難
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衛社稷之效忘
軀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敵師之八塞當孔
道之雄藩藐無唇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屍
暴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並睢陽之操 中興遺史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
降遇害贈直祕閣立廟建康誥詞略曰懦夫偷生名不
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
時艱厄介冑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

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
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褒贈徽制告詞略曰故
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既屈膝
脅眾士以偕降雨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
眾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
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
汝幾人故老興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
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卹念
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

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朱子宋名臣言行錄

再贈太保告詞畧曰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於靖
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沮於和議功莫遂於戰成飲恨
而終昌言猶在太常謚議忠憲以心篤國家之念材兼
文武之資也折彥質撰种師道行狀

紹興元年有旨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
賜錢千緡且令守臣存恤家屬常因遣使以金帛團茶
賜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厲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
言久勤於將命肆頒渥澤用侈光華卿頃以才猷常登

樞近抗使旌於萬里不憚勤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
信念其良勤宜有褒嘉錫以兼金賁之束帛加織文之
織繳分異莛之甘芳特示殊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方
賴于咨謀有功見知尙期於來諗

三朝北盟會編

秦檜右僕射制曰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
政事要在得人紀綱張而衆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
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之俊肆放大號用詔羣
工具官某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
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

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堂堂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
器昨疇人望參知政機惟獻替之曰陳殆弼諧之天授
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咎
繇之德是用擢登公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
租之奠食肇開侯社併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
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
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勲業朕固兼收於羣策汝其
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宰相予治

宰輔編年錄

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畧云自詭得權而舉事

宋四六言卷二
九
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禡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也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
王明清揮塵後錄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為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

紹興 金坡遺事

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
宋史綦崇禮本傳

曲端死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有叛去者尋詔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省人將贖以百身其後又詔諡端壯愍制曰屬委

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追

周密齊東野語

婁公明堂為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賜生餼詔曰
九秋風露之清哀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四
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強輔
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
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
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敘四說以進懇請不已
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攻媿集
紹興五年太常寺申檢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照

得故知鄧州權京西安撫使贈大中大夫劉汲係守臣
戰沒應得上項指揮正月三十日奉聖旨特與賜諡施
行本寺今欲擬諡二月二十九日奉勅以孤壘抗方張
之氣義弗圖存示本朝有仗節之臣死為不朽敬徇易
名之請因宏厲俗之規具官劉汲與學決科誠心事上
值奸回之惡直遭排擯而自如賜環於靖康更化之初
分闕於建炎再造之日屬茲穰守正扼敵衝衆避難以
苟全獨舍生而徇義髮歸若動尙想常山之威背裂大
呼不愧睢陽之戰哀百身而奚贖節壹惠以表尊慮國

爲忠捐軀曰介冀英魂之如在歆卹寵之不忘可特賜
諡忠介 中興遺史

陳東歐陽澈旣贈官汪伯彥遂落職制曰朕痛念建炎
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此下責
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
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何卹庶
人之議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觀
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
在於朕躬諠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顯攻黃汪爲黃汪

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
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
汪黃分其責者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
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睠時真宰爲世宗臣事有
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克定於規模力輔眇
躬通誠大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襄
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官某碩大
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

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日旋躋要路之津
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
子卿持漢節而還亟登次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
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予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
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
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旣結而情通則恩必賜
而欲得龍輻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驪馭惟迎肅
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
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

深眷於戲呂望尙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爲師成王
之勲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祇邦休以副朕命

宰輔編
年錄

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
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草制孟曰屬關中之事初
有望於蕭公棄河上之師尙何尤於高克路曰惟睢水
之遺忠始焉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

周輝清
波別志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
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

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為號令著在簡編者
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何以詒謨立教
作則萬世殆於詩書相表裏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
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為名祇邇舊章宜置學士直
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為儒學之華
寵其著於令珂謹案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閣之所以
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
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真
宗皇帝燁赤景炎丕隆寶構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

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
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
遺文鈿軸寶函未終潘錄白雲紫氣遽遂土賓今告畢
又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於詔文矣建中靖
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為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
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
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為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
若丹青則熙明之意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
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

癉惡訓迪在位綏靖四方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終始在詩有之君子有微猷其哲宗閣以微猷爲名則微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義圖之祕謨新禹蹟之承蔽之一言皆可卽見坦明之制

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之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而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再三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愧鄰錄

哲宗實錄成趙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

風御史蕭振劾罷之

王維儉宋史記呂本中傳

秦檜當國鄭驤之親屬為檜客驤以死節贈通議大夫
猶以為未足為錄其不屈之節加贈樞密直學士制曰
往者人習治安士喪廉恥遭時分變坐視傾危蓋平日
詭隨罔知尊主庇民之道故臨事驚懼宜無仗節死難
之人朕承多難每為永歎倘聞義烈豈無褒揚具官鄭
驤稟性剛明守身端靖始將使指旋剖郡符迨強敵之
橫侵能嬰城而自固旁無應援迄以陷亡蹈白刃之在
前叱羣寇之愈厲雖加卹典未慰忠魂載頒渙渥之恩

增賁宥密之職靈兮英爽歆此寵榮後又請諡曰威愍

中興
遺史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異為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
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
也 四六談塵

王日嚴曠為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
雅啟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
前獨奮安劉之畧翌日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
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

宋四六言卷二
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誤記舊聞證誤
韓世忠罷樞密使制曰進則顯密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之秩蓋從偃息之休眷若勲賢勞於事任茲力祈於閒佚其寵渙於恩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某忠懷亢烈風槩沈雄偉然一世之英凜有萬夫之望陳軍謨而訓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辦自歷艱虞之險備殫攻守之勤勲在王家爛若旂常之紀威行邊圉烈如雷電之馳比繇外閫之嚴入幹鴻

樞之柄予深注意日觀前箸之籌敵亦聳聞固已側席而坐何忽陳於恟幅願卽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戰之餘難復縻以萬微之務冀黃樞之得謝追赤松而與遊載嘉止足之風固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忍遐遺是用升帝傅之峻班還將壇之疊組乃冠靈臺之號併增井食之封俾諧就第之榮不廢造朝之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尙迪寬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殊實安危之並倚勿云失位不我告猷宰輔編年錄

秦檜遺表略曰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贄之分畫疆之遣元樞飛掩執之符存趙之陳具僚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平居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無悔猶冀一言而可與草微廟之尺書破偽齊之三策身屈營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兼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嘗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

上遵成算復建中興云云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以治亂爲著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

宰輔編年錄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

守約方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范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

老學菴筆記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

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困學紀聞

顯仁太后龍輜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預恐風濤為孽遙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既戒浪平如度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耐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既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既賴幽

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四朝聞見錄

周望除簽書樞密制詞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夫非躬百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望何以當此

中興遺史

王德以功遷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見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加踐無人

之境德甚慰悅

三朝北盟會編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四六談塵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為精當人以此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

老學庵筆記

高宗敕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耆老曰朕以為國宗英相子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鎮以增畚畚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載更齋鉞已錫言綸凡爾軍民迨夫吏士聳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為本軍節度使敕也四朝聞見錄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爾惟元孫子曰伯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兇播告之詞忽聞於方召四六談塵紹興辛巳金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詔以問太

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詞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奠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

程史

金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

鶴林玉露

宰相朱倬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嚴為守以求入為禱及將內禪陳康伯奏書詔方冗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

召之倬惡非已出不可上卒召遵時競傳覃霑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既蔭補矣頗欲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間張震真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遂罷相景嚴適當制有云為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奠於疇庸

齊東野語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容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

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
之糾紛大車以載闕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
已公論之胥慶帝賚子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
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
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
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
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尙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
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鶴林玉露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

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

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困學紀聞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

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姚寬殘語

陳康伯罷相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
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冢司之老懇辭魁
柄之榮旣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攷明命誕告
治朝具官某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
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爰登揆路五閱歲

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勲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偃僕陳詞而愈固式揚典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於故里載疇井邑併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

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深勿替告猷之舊

宰輔編年錄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皆策免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

齊東野語

史浩右僕射制曰朕欽奉聖謨惕臨初政人主之職論相念圖任之惟艱大臣以道事君豈登庸之可後眷子賢佐久穆政塗宜陞次輔之聯誕播明廷之號具官某高明而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微損益可知於百世識周天下之務文武爲憲於萬邦蚤由顓俊之公

夙有濟時之望資爾耆德傳我潛藩王求多聞舊服盤
庚之學帝賚予弼有若傳說之賢茲嗣守於慶基亟入
參於機務以心膂之臣而任之勿貳竭股肱之力而知
無不爲一新萬化之原寢格九功之敘肆稽民譽其遂
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啟封侯之宇崇階增峻多尸申
陪惟眷倚之益隆顧責成之彌重於戲予欲循堯道而
致時雍之化爾其迪百志之熙予欲廣文聲而卒外禦
之功爾其贊五兵之運同蕭何之心而安四海守宋璟
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望

宰輔編年錄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
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尙有斯禮勿遐爾心困學紀聞
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
纓纓方畢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
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
當無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旣庶旣富之
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
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
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

屬可恨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
蓋文忠既入劄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
云 四朝聞見錄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
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
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為寶蓋取文義之順
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
主諡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宰執云詔書先
明而後慈蓋 一作 默定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
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
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
三稱獎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為真大手
筆也 辭學指南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塵市質明為主人汎掃門
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
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
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為追復制詞有云事

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齊東野語

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宜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地平天成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卮每奉於親闈美化遂淳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玉堂雜記

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王朔日詔云茲履夏

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擿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容齋四筆

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拆號也內制旣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卽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子嘗

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世以幾希

玉堂雜記

史浩右丞相制曰朕儀圖俊傑勸相邦家受命溥將協濟藝祖興王之業治民祇懼共恢光堯復古之勲念弄印者累年嘗命龜而載卜人惟求舊既朕志之素孚民具爾瞻亦物情之眾允渙以大號揚於外朝具官某道廣而智周才宏而德備經綸之蘊蚤自許於功名寬裕之懷時莫窺其器量東學翼天飛之運中階符帝賚之祥自弼亮於初元即宣昭於美業敬王如孟子非仁義

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於外方參和於鼎飪旋力解於機衡比趣召環進陪經幄姬公邁返初無四國之言裴度求歸尚使兩河之畏屬宵旰勵精之日適辨章虛席之時宜續前功再膺大任易零陵之舊壤啟洪水之新封增衍土田併隆禮貌惟任之不輕則望之彌重惟始之不易則終之實難予其仰成人且觀政於戲兆姓輯於下然後可以調陰陽四維張於朝然後可以正法度堅忠實之志則

原本缺三字

不革絕親黨之私

則除授罔不公使奠枕如淳化端拱之間而迂衡如至

和皇祐之際庶益光於舊學斯無負於殊知宰輔編年錄

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為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宋史虞允文傳

張蘊古為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已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齊東野語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詔書予謂李天祥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上言天祥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祥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子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為國蓋曹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寢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封壹千戶仍賜推誠
順化功臣子適當制其云卽樂國以肇封旣從世襲極
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

玉堂雜記

淳熙己亥三月辛未上行明堂前四日皆大雨晝夜傾
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
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
排立人並放趙相爲大禮使密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
後雨驟止夜分內侍李思恭傳旨御史臺閣門太常寺

仍舊乘玉輅府合行事件卽速施行庚午昧爽駕來登
輅必大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
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
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
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汝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
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俶經路寢有皇
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
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
復草趙相制云裸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大寢月華正

宋四六言卷二
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
玉堂雜記

洪适罷右僕射制曰輔相任股肱之寄身常係於重輕帝王隆體貌之恩義必全於終始矚惟端揆茲解繁機爰敷制綽之嚴用置廷紳之衆具官某性資雋敏心術通明智略湊前綽有論思之美辭章華國形乎播告之修自密簡於朕知幾立登於要路亟升樞筦旋秉國成方本朝循名責實之秋蓋大臣同心輔政之日奮庸熙

載獨膺亮采之求當軸處中正倚調元之助何未凝於懿績遽有嘖於煩言旣簡劾之游聞亦囊封之屢貢是用釋鈞衡之重任仍休宥密之繁通書殿之崇班俾遂真祠之佚式遵彝矩庸表殊私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朕敢輕於注意進人以禮退人以禮爾宜體於眷懷思勉令猷往祗明命
宰輔編年錄

公當制吳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勲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

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 四朝聞見錄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下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子昂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困學紀聞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追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偏 四六

談塵

虞允文罷左丞相制曰保王躬而式百辟爰推上宰之功紹大業而綏四方正賴元臣之助眷言時傑久秉國鈞宣勞旣積於我家求去願還於相綏宜加隆委就錫優恩誕告大廷敷爲茂命具官某高風鎮物奧學潛神謀謨具合於著龜誠信自期於金石式疇瞻知寢陟顯途方爲言語之官已蒞師干之事曩江干之開釁窺重

險以馮陵煽祲象以滔天締妖氛而貫日彼兇匪茹斷
流正擬於投鞭我道有光制命殆同於折箠坐失羣雄
之匕筋居成萬里之金湯泰階于以告平鼎鉉爲之增
重永言忠壯厥有本原遂持樞宥之權卽奉岷梁之使
器與名竝位由德躋贊法座之懿綱實相以濟翊岩廊
之景化有功見知方觀績用之優乃上封章之力重違
其請實難輟於弼諧庸聽其歸蓋雅資於綏撫是用錫
榮名於孤保寵鉅鎮之節旄以昭左棘之華以大中軍
之制胙之成國衍以爰田爲六十州晏粲之基啟八百

國興隆之勢於戲陳平盡護漢家倚以差強李靖一行
唐室於焉大競勉迪徽數用恢遠圖

宰輔編年錄

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
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

宋史樓鑰傳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制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
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
云遜于及浙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閔天尙助迪威
正父答詔云及浙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
閔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困學紀聞

淳熙二年十一月詔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歲七十用
十一月冬至加上尊號冊寶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
壽禮是日早文武百僚並簪花赴文德殿立班聽宣慶
壽赦文云太極之功不宰其可贊者兩儀之生大明之
照無疆所能推者千載之至欽惟聖父誕保我家二百
餘載而中天定神器於歆側艱虞之始三十六年而宅
位授朕師於康強暇豫之時上穹綿有永之年下土洽
無爲之化興言非質日侍慈顏竭幅員之富而未足伸
至養之誠極尊美之稱而未足表難名之德茲載新於

歲律庸展慶於耆齡前殿奉卮企高皇而踵武大安進
膳邁貞觀之彌文鏘金奏以充庭儼臣工而在列和氣
遶周於宇宙盛容創見於古今仍內奉於母儀庸備殫
於子道爲酒以介眉壽誕膺純嘏之常立春而下寬書
更廣庶民之富可大赦天下於戲建無窮之基則享無
窮之樂命方卜於萬年有非常之事則侈非常之休恩
盍推於四海矧羣黎百姓夙依於覆育而耆老大夫咸
自於甄陶今而仁壽之同躋必也安榮之共保諒爾有
邦之衆知予錫類之心

文獻通考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真長
蘆寺前僦居士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
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
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
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
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
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
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
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

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齊東

野語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
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真學士也其意
味悠長矣四朝聞見錄

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
忽聞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
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弗眷

宋四六詩卷二
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經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綽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輿望殊拂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

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蓋具載其語也

攻媿集

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驩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齎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

攻媿集

王魯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

攻媿集

貶趙汝愚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寘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

四朝聞見錄

初詞臣傅伯壽嘗從朱文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噫厭

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

四朝聞見錄

趙汝愚責永州制曰屈釐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蹈譴訶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某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徧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尙巧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旣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

孫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札之倦勤復奉隆慈誨
言之詢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
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妄
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
主而無退斂之思盤互妄邪參通籌策內欲擅移軍帥
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疆場而開邊境之釁端每
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
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寃之指教愈喧物論具
載臺評其黜授於散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

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名
分之戒勿忘自省尙體寬恩

宰輔編年錄

趙汝愚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
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
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某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
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
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闕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
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
以致其情繄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厲精而更化方建極

宋四子言卷二
三
以用中凡海內之羣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
獨遺爰追錫於象車以流光於壤戶噫朝而目送尙思
加禮於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恩於德裕幽魂不泯明
渥其歆

幸輔編年錄

侂胄欲使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秘書
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吾惟有法而已出知泉州
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畧曰衆翼
怒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
安義命於權勢翕赫之日制詞真文忠所草

四朝聞見錄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被彥
章爲樞密院檢文字師旦爲都承旨被與之昵欣然願
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
至用前人舊對所爲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
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旣宣布物論譁然亟擢
被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
而下遷於司業易被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
諫官旣而韓誅蘇得罪被遂遠貶

齊東野語

追封岳侯制詞中書舍人李大異行制曰人主無私子

宋四六言卷二
三
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眷言
名將宿號蓋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
後緬懷英概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
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
太師諡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畧如霍
嫫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
醜亦舍爵而策勲外瞻威稜內殫謨畫屬時講好將歸
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
集寢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

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逮國論之既明果邦誣之自
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眚冲之
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禘之王爵錫熊紅
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三軍
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
冥之際諒惟泉窆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

岳珂

金陀粹編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
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負君父之讎又

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困學紀聞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
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
叛逆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
楊君玉之詞也 鶴林玉露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
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
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大

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意方
適已遂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為改節雖文人不顧於
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寢躋膺仕功
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
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
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
為之慨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
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志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
制集或以為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 浩然齋雅談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巧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罷韓侂胄麻制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於免冊庸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勲門寢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言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

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歡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會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今尙處以廟堂何以遂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

爾尙自圖於終吉往哉

一作其

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

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

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白強制云以道

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弗巖

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

舊闕

云沈厚之畧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謬諤之風優禮何

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

以庸庸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鍾

鳴漏靜

一作盡

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

臣輕啟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

城瘠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

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尚不亟從於

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

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

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

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

居住

四朝聞見錄

錢塘知縣程松遷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倪胄

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
有處污穢而不羞莫汝為甚之句蓋謂此也

無名氏慶元黨禁

宋四六話卷二終

